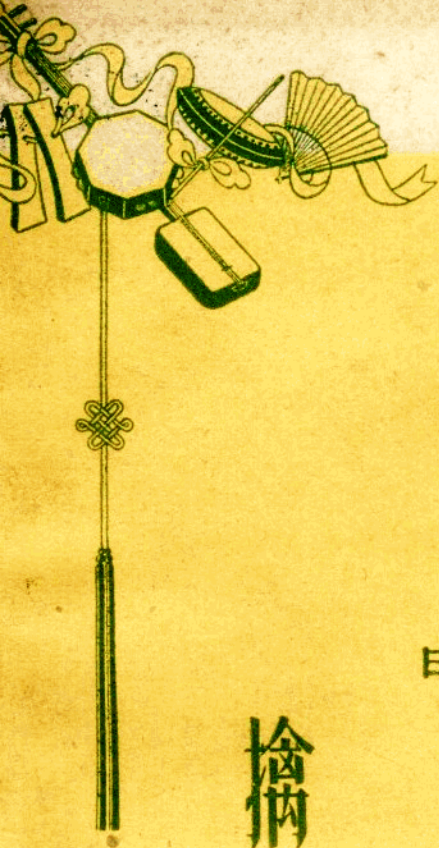




曲艺
龙 薜 摘

山东省群众艺术馆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五篇曲艺。“老政委深夜修水庫”、“擒孽龙”、“巧遇”，都是反映羣众积极兴修水利的冲天干劲；“八兄弟”是以快板剧形式，全面地介绍了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



擒 孽 龙

山东省群众艺术馆編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3223

开本 720×1040毫米 1/32·印張 1 7/16·字數 26,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統一書号：T 10099·827

定 价：（5）0.11 元

老政委深夜修水庫

(山东快書)

宋文彪

开过晚飯七点多，
水庫工地上正忙活，
张主任推着車子来回跑；
李股长拿着鉄鉞把土撮；
秘書跑东跑西把賬記；
俱乐部主任坐在篷里作广播。
全团的人馬都在忙，
可把团政委急的了不得。
政委是个老紅軍，
年过半百五十多，
工作学习劲头大，
干起活来賽小伙。
好政委就是有个小缺点，
生就的体性閑不着，
去年全民鋼鉄战，
他一連七天七夜沒把眼合。
別人劝他去休息，

他說是完不成任务睡不着；
別人劝他去吃飯，
他硬要守着爐子啃干饅。
同志們对他的身体很担心，
大字报貼了五十多。
政委表示全接受，
可一忙起来，什么事儿也顧不得。
多亏他的警卫員，
对他管的很严格。
說起这事倒也怪，
政委还真听他說啦！
我說这話你不信，
有段故事对你說：
全国大搞水利化，
人人的干劲似烈火，
开山劈岭修水庫，
深挖泉源橫閘河。
老政委偏偏犯了心脏病，
眼看着，伟大的任务他撈不着。
他蹲在家里坐不住，
跑到工地去摸家伙，
他一摸家伙不要紧，
警卫員碰見起风波。
你沒看这几天老政委不說也不笑，

就因为和小何犯口舌。

“別鬧啦，回去吧！”

政委的声音挺溫和。

“我不走！

我在这坐坐，坐到明天太阳出，

从日出我再坐到太阳落。”

（白）小何賴着啦！

“这是一件小事情，

你干嘛要发那么大的火？”

“小事？

上級叫你把病养，

你为什么去干活？

党的指示你不执行，

累坏身体誰負責？”

（白）啊！又来啦！

“小何，

咱不是反透右傾大跃进嗎，

兴修水利遍滿全中国！

人人都鼓足干劲爭上游，

我哪能在家閑呆着。

再一說，劳动劳动倒也好，

对我的身体挺适合，

增强体质抵抗力大，

沒災沒病更快活！”

“你要干活也可以，
咱有三个条件得講妥：
第一按时吃葯不能誤；
第二十小时的休息不能挪；
每天上午許你去，
不准动手只准說。”

（白）这算劳动嗎？

政委一个不字还没出口，
小何接着把話說：
“三个条件你不接受，
我就去找医务主任徐青娥。”

（白）徐青娥！政委的爱人，你看这事越鬧越大！

政委一听小何要告状，
不由的心里犯思索：
她知道这事我倒不怕，
就怕她对軍长說，
軍长是我的老上級，
样样事儿都严格，
这事叫他知道了，
一顿批評准沒脫。
看样子再硬下去可不好，
倒不如早些讓步轉轉舵！
“小何！
你的条件我全接受啦，

你說什么是什麼！”
小何一听咧嘴笑，
嘴巴上露出两个小酒窩：
“三个条件你都接受，
咱这个问题算解决罗！”
小何回家睡了觉，
老政委躺在床上怪寂寞，
他本来就有个失眠症，
心中有事更睡不着。
吃了一片安眠药，
才迷迷糊糊把眼合，
只說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噢！醒来才是夜里十点多！
有心繼續睡一会，
哪知道閉上两眼睡不着。
起来，不睡啦！
老政委穿上衣服起了床，
就看見滿山滿泊全是火，
这烈火好象一条龙，
龙里头无数的人影来回挪！
一陣陣輕风一陣陣笑，
还有那姑娘唱的跃进歌。
老政委越看心越热，
跑到楼下摸家伙。

(白) 三个条件他全忘啦！

他扛着铁锹走出去，
鑽到民工队里把土撮！

(白) “哎，同志，你怎么上这来啦？”

“在哪还不一样，一家人吗！”

这回可好，誰也找不着啦！

老政委甩开膀子上了陣，

咱回头再把小何說。

小何一觉睡到大天亮，

起得床来直忙活。

打了一桶洗脸水，

一推門，啊！为什么房門沒关着？

屋子里面沒有人，

就剩了一个空被窝。

小何一見生了气，

准是到工地去干活，

这回叫我找着了，

咱們得好好把理說。

小何三步两步跑到工地上，

嗨！工地上干的真热火。

团长、主任都在忙，

就是政委找不着，

小何一見着了急，

放开嗓門就吆喝：

(白)“政委！政委！”

小何这一吆喝不要紧，
老政委那边可受不得啦！
“昨天我三个条件才接受，
今天早晨就犯了規則，
不叫他碰見还好說，
叫他碰見准罗嗦！
有了！我給他来上一个迂回撤兵計，
叫他在这找不着。”
老政委順着小路往回走，

(白)“哎，同志，你怎么走啦？”

“我……我有事！”

“不行，就要吃飯啦！”

“我……我……”

他还顧得吃飯啦！

老政委一头鑽到被窝里，
呼嚕呼嚕装睡着。

他一个呼嚕还没打完，
从外边来了人一个。

(白)“誰？”

“我！”

他以为又是小何来搗乱，
沒想到来了他爱人徐青娥。
这真是躲开棒子挨上棍，

避开这个来那个。
他还以为是小何搬来的，
沒好气地叫青娥：

(白)“青娥！”

“嗯，”

“电报你是什么时候接到的？
发报的一定是小何？”

(白)不是电报哪能来的这么快？

“三个条件我都接受了，
他还搬你干什么？”
青娥不知哪的賬，
听了心里怪窩火。

这是說的什么話，
为什么見面一点不热火？

(白)还热火，老政委都快气坏啦！

青娥感想越不是味，
气呼呼地把話說：

“你說哪个把我搬？

什么电报我也沒接着。
只因为不知你身体怎么样？
我才披星戴月去赶車。
咱們三个多月沒見面，
怎么来这一趟还嫌多？”
老政委这时才知道，

昨天的情况她还没摸着。

急忙陪笑把话讲，

先叫了声：“我的主任徐青娥！

你千万别生我的气，

刚才是我瞎胡说。

咱夫妻好久没见面，

今天来了是贵客！”

（白）啊！成了贵客啦！

“我既然是你的贵客到，

你为何躺在被窝里身不挪？

不但是夫妻之间不亲热，

你就是对待朋友也不适合！”

（白）“好！我就起来！”

政委那边正掀被，

这旁笑坏了徐青娥，

原来政委忙中出了错，

上床忘把鞋子脱。

（白）这弄些什么？

青娥嘴里没说心里想：

我的老同志，

你这是演的哪一角？

青娥心里正纳闷，

就听见小何外面直吆喝：

“我非写信告诉徐主任，

这样下去，叫我的工作怎么作？”

政委知道事不好，

这一回一准砸了鍋。

小何一步闖进来，

“啊！徐主任来啦？

我正有事对你說。”

老政委急的直使眼色，

小何权当沒看着，

一个劲地往下說。

你要問說了一些什么話，

对不起，說書的实在沒听着。

送 根

(山东快書)

李 煥 武

鷄叫三遍還沒明天，
張大爺起床巧打扮。
捂耳的毡帽头上戴，
對襟子小袄身上穿，
里头套上紫絨衣，
青布腰帶扎腰間，
下身穿件藍棉褲，
二寸的小帶把腿纏。
白洋布做的棉襪子，
可腳的棉鞋腳上穿。
張大爺，伸伸胳膊踢踢腿，
只覺得渾身輕鬆心喜歡。
伸手摸起旱烟袋，
對着燈火抽袋烟。
撲——
一口氣吹滅了煤油燈，
出房就把門來關。

走到倉庫大門口，
上前用力扣門環：
“保管員快醒醒，
現在已經大明天啦！”

(白)“噢，來了……”

只听的吭吭噲噲來了個人，
呼嚕——嘩啦——
吱的聲開開門兩扇。

“張大哥是你呀，
回回都起三更天。”

“嘿，心里有事睡不着，
光怕工地斷了烟，
大伙都在山里修水庫，
咱哪能躺在被窩圖舒坦。
俗話說：兵馬不動糧草先行，
缺了吃的可不是玩。

你快給我去過秤，
我好把糧食送進山。”

保管員听罢用手指：

“瞧，車子給你早裝完。”

張大爷一見心欢喜：

“你真是咱队里的一状元，
回回都是你裝車，
怪不得大伙稱你老模范。”

他弯腰推起胶皮車，
未曾搭絆先掂掂。

(白)“前沉呀后沉?”“正好!”

张大爷低头搭上絆，
将腰一弓車輪轉，
推出倉庫大門口，
拐了个急弯奔正南。
推車来到公路上，
滿眼的景致怪新鮮。
东山太阳刚露面，
照的大地紅艳艳；
麦苗頂着露水珠，
好似珍珠滾綠毡。
张大爷观罢心高兴，
猛推小車往前赶。
走过了一队的丰产地，
越过了二队的高产田，
小車如飞留不住，
好似箭头离了弦。
衣裳都被汗湿透，
也顧不的停住車子抽袋烟。
张大爷走的正起劲，
忽听有人把他喊，

(白)“爹，你来的挺早呀!”

大爷聞听抬头看，
哟！原来是儿子张小泉。
“你不在工地修水庫，
独自回家为哪般？
是不是你队长下命令，
叫你下山来迎俺？”
小泉搖頭說：“不是，
我是請假把家还。”

（白）“回家做什么？”

“瞎，我在工地受不了，
这个工作我不想干。
这边喊着大跃进，
那边喊着要苦战，
如今天寒地又硬，
刨一锹骨头都震散。
干部領着鬧竞赛，
拿着黑夜当白天。
我提議放假遛一遛，
大字报給我貼了百十篇。
我一怒之下請了假，
打譜不吃这碗飯。
年青力壯的小伙子，
哪里混不出吃和穿。
回到家中收拾好，

坐上火車上濟南。”

張大爺聞聽這些話，

氣的渾身打戰戰，

彎腰扔下膠皮車。

（白）“小泉：

你真給老子我丟臉。

人人都在大躍進，

你倒想着找清閑，

給你貼張大字報，

你就拔腿要不干。

要是我在工地上，

大字報貼了還不算完，

提議開個辯論會，

叫大家對你來批判。

叫我看你就是個大右傾，

干劲不足怕困難，

社員要是都象你，

水庫哪年能修完？”

你趕快給我滾回去，

別叫人家笑話咱！”

小泉聽了不言語，

站在那裡不動彈。

（白）“快走哇！”“我……不走！”

張大爺一見發了火，